



# 娘儿俩为一顿家宴斗智斗勇

窗外风

招待亲戚,老妈非要在家做饭,女儿却想“下馆子”,两代人观念来了个大碰撞。

## 招待客人,老妈非要在家吃

周六下午,小娜正在家里热火朝天打扫卫生,就接到老妈的电话:“小娜,你在家干吗呢?”小娜一听这话,就知道老妈有事,每次老妈要安排点什么工作,一般开口就是这句。小娜拢了一下落在眼前的头发,说:“妈,您有事就直接说吧。”老妈在电话里笑了一声,说:“明天你老舅和老舅要来家里看望我,你去超市买点菜,明天早点过来帮着忙活忙活,买菜的钱你先垫上,等你来了我再给你。”

小娜说:“哎呦妈呀,买菜的钱我还是有的,不用您给我。可是妈呀,咱们去饭店吃不行吗?不用买菜,也不用做菜,还不用刷锅洗碗,多省事啊!要是在家吃饭,能把人累死!”老妈一听不乐意了:“在外面吃不好,显得咱们对亲戚不上心似的,再说了,饭店能有你舅舅和老姨爱吃的菜?我告诉你吧,就得在家里做饭吃才有诚意。你别跟我矫情,我已经给你嫂子打电话了,让她明天早点过来给你帮忙。”说完老妈就挂了电话,根本不给小娜说话的机会。

小娜叹了口气:老妈也不知道怎么想的,招待亲戚下馆子怎么就没诚意了?人家大厨做出来的菜不比我这二把刀做得好?也不知道她脑袋里都是什么理!吐槽归吐槽,小娜还是麻利地把家里收拾好,老妈的指令必须执行,得赶紧去超市买菜。

第二天,小娜提着大包小包去了老妈家,老妈正等着她呢。嫂子大红也来了,也带了一些菜。老妈接过菜就往厨房里提,边走边说:“今天来的是老舅、老姨两家人,你们把拿手菜都亮出来,让老舅和老姨尝尝你们俩的手艺,吃个舒心!”

小娜小声嘟囔了一句:“他们倒是吃得舒心了,我和嫂子得累死。”嫂子大红也跟着进了厨房,听到小娜的话,



杨丽莉 绘

笑了笑。老妈一拍小娜的肩膀:“赶紧的吧,别磨叽。”说归说,娘儿俩赶紧开始收拾菜。

正忙得热火朝天,门铃响了,舅舅、舅妈和表哥一家到了,不一会儿老姨、老姨父也带着表妹来了,客厅一下子就坐满了人。老妈和老爸在客厅陪着客人,小娜和嫂子大红在厨房抡圆膀子干。小娜边干边吐槽:“你说老妈这是啥理念呀,去饭店吃就是没诚意,去饭店多好呀,只带嘴就行了,别的都不用操心。”嫂子大红也说:“咱妈这观念确实是需要改进。她昨天给我打电话,我说请客的钱我跟你哥出,她都不同意,说花那个钱干嘛,多贵呀。”小娜哼了一声表示对老妈的不满。

一家人热热闹闹地吃完午饭,小娜和大红把碗筷杯盘都收拾了,又在厨房洗洗涮涮,等客人走了把被客人弄得乱七八糟的家里收拾好,这才长出一口气。这一通忙活,小娜的腰都要累断了。

## 连撒娇带讲理,总算说动老人

小娜坐在老妈身边直抱怨:“妈,今天这通忙活,累得我都吃不下饭,回家后至少得缓三天。以后家里来客人,咱

直接去饭店行吗?我和嫂子也都是四十几岁的人了,从一大早忙活到下午三四点,您就算不心疼我,也得心疼心疼嫂子吧?”这话一说出口,堵得老妈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,不同意小娜的提议吧,就意味着不心疼儿女,尤其是不心疼儿媳,同意小娜的提议吧,自己心里那道坎又过不去。在老妈看来,在家里吃饭才是招待客人的最高礼仪。

老妈拍了拍小娜的胳膊,说:“去,你这是把你老妈架到火上烤呢?以前家里来客人,都是我自己忙活,也没把我累死,现在你跟你嫂子两个人干,还把你累死了?”

小娜挽着老妈的胳膊撒娇:“以前的饭店少,挣钱也少,逢年过节你想出去吃也订不到饭店,当然了,也没闲钱下馆子,现在不是生活好了嘛,去饭店咱们吃得起,所以,咱们不能没苦硬吃。”老妈还想再坚持一下自己的观点,小娜直接开火,历数以前老妈在家里请客的缺点,做饭累,收拾屋子累不说,亲戚家的熊孩子没少把家里东西弄坏了,比如她上大学时买的益智玩具,还有哥哥的一套武侠小说……多少年前的陈谷子烂芝麻,小娜都记得清清楚楚,好好地吐槽了一番。把老妈说得哑口无言。

老妈可怜巴巴地看着小娜:“那你说以后客人怎么办?”小娜说,如果是很亲的、走动频繁的亲戚,只来两三个人的话,可以考虑在家里请客,但是如果是那些拖家带口的,必须去饭店吃,家里经不起他们折腾。老妈考虑了一下,觉得小娜说得有道理,就点头同意了。

小娜说以后她请客,嫂子说以后她请客,两人争着请客,一直在客厅里摆弄花的老爸一拍手:“不用你们管,我们老两口儿请客。”小娜和嫂子对视一眼,会心地笑了。

## 点评

### 好的沟通让分歧“软着陆”

天棋

亲人之间的沟通,不是为了分出对错,而是为了达成共识,满足彼此的需要——今天的故事中,娘儿俩的沟通就给我们上了一课。

娘儿俩对于招待亲戚的方式有分歧,主要原因还在于两代人有“代沟”。如何沟通?时机和方式的选择很关键。小娜没有在母亲张罗时泼冷水,没有在客人面前抱怨,更没有在疲惫不堪时发脾气。她等到了客人散去、母亲放松的时刻再聊这个话题。这是沟通的第一个关键点:不要在情绪峰值时解决问题。

此外,小娜的沟通方式更是巧妙——先撒娇,软化母亲的防御;再讲理,让事实说话。她没有指责母亲的观念陈旧,而是用具体的案例让母亲看到“在家吃”的时间、人力成本。这种带着温度的理性,比单纯的据理力争有力得多。最终,母女俩达成了折中的方案,让分歧在理解中落了地。

好的沟通,是把话说得让人听得进去、听得心里暖,而不是把人逼到墙角,无路可退。

## 家长里短

二十年没见表妹了,我们在电话里约好,今年春节无论如何要聚一聚。说话时,我仿佛看见表妹眼睛亮晶晶的,露出两颗小虎牙,就像小时候一样。那时我们家还没搬到市区,两家前后村住着。我们一起上学,放学后一块儿做作业,在院子里跳皮筋,跳房子。阳光把影子拉得很长很长。

“姐,你要是不结婚就好了,我们还能天天在一起。”我披上婚纱那天,表妹拉着我的手,眼眶红红的。这话说得口无遮拦,挨了舅妈好一顿批。

电话里我们约好,要么她来我娘家,要么我去她娘家。反正这个春节,我们要见上一面。

正月初二一早,礼物装满后备箱,在家人“路上慢点”的叮嘱声中,一脚油门往舅妈家奔。乡下早已不是儿时的模样,水泥路直通到家门口,路边一幢幢小楼拔地而起。快到村口时,心跳莫名快了起来,二十年了,从少女到中年,中间隔着多少没说出口的话?表妹会不会还像小时候那样,“毫无形象”地飞扑过来,给我一个熊抱?

远远地,看见了那棵老樟树,更粗了,枝丫还是老样子,向着四面八方伸展。院门大敞着,院里停着一辆小汽车,两辆摩托车。表哥迎到院门口,笑着指挥我倒车。舅舅点燃一挂鞭炮,噼里啪啦地响。舅妈端出果盘,花生、瓜子、芝麻糖,摆得满满当当。

可是,没见到表妹。停好车,我拨通表妹电话,开门见山:“你人呢?”

“姐!”表妹的声音又急又乱,带着哭腔,“昨夜凌晨三点,我婆婆起来上厕所摔倒了,骨盆骨折,现在我们一家都在医院……”

“啊?严重吗?”“得卧床休息,身边不能离人。我大姑姐去上海了,还没回来,我得等她回来了才能回去……”

“那你先照顾好婆婆,等大姑姐回来了,咱们再见面。”

“好……”她顿了顿,“姐,对不起。”

## 又失约了

“说什么呢。”

挂了电话,我在老樟树下站了很久。左邻右舍的院子里隐约传来孩子的笑声,我想起小时候,我和表妹也这样笑过。我们在树下跳皮筋,她撑着我跳,我撑着她跳。皮筋从脚踝升到膝盖,从膝盖升到腰际,我们总想跳得更高些,再高些。

返程的路好像变长了。看着一棵棵后退的树,听着麻雀在枝间起起落落地闹,脑子里乱糟糟的,怎么一晃就二十年了呢?我们到底在忙什么?怎么会二十年都没见上一面?工作,搬家,结婚,生子,拉扯孩子,照顾老人……每一件都是大事,每一件都理直气壮地挤走了我和表妹相见的时光。

初七那天,我正在自己家里收拾东西准备上班,父亲打来电话。

表妹来了,带来好多土特产。在家里坐了一小会儿,又匆匆回去了。

“我留她吃饭,她说不了,还得赶回去照顾婆婆。”父亲顿了顿,又说:“临走时,她在相框前站了好一会儿,也没说话,就那么站着。”

相框里有我俩当年的合影,照片上的我们勾肩搭背,笑得没心没肺。窗外阳光正好,我们对未来满是憧憬,觉得相见很容易,一辈子很长。

父亲还在电话里说着什么,我应着,眼睛却看着窗玻璃上自己模糊的影子。玻璃冰冷,映出的人影眉眼间已经有了岁月的痕迹。我忽然想起,表妹和我同岁,她的眼角,也该有细纹了吧。想到这里,心头涩涩的。

年年约,年年失约。年年盼,年年失望。我们的相聚,大概要等到下一个春节,或者更久之后。

没有办法,我们现在已不仅仅是“女儿”,还是妻子、母亲、儿媳、员工……太多的身不由己,太多的阴差阳错。只能在下一次视频通话时,隔着屏幕看一看彼此,看她笑起来时,眼角那些和我一样细细的纹……

熊燕